

Hakan  
Günday

「土耳其」哈坎·甘迪

著  
刘勇军

译



# MORE

无止境的逃离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土耳其 哈坎·甘迪  
——译——  
——著——

DAHA

Hakan  
Günday

# 无止境的逃离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## 无止境的逃离

[土耳其] 哈坎·甘迪 著  
刘勇军 译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止境的逃离 / (土) 哈坎·甘迪著; 刘勇军译.  
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4  
ISBN 978-7-5596-1026-3

I. ①无… II. ①哈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土耳其—现代 IV. ①I37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37034号

DAHA

by Hakan Günday

Copyright © 2013 by Hakan Günday  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alem Agency,  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  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© 2018 by United Sky  
(Beijing) New Media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1-2017-6747 号

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  
特约编辑 刘 默  
责任编辑 徐 鹏  
美术编辑 晓 园  
封面设计 @broussaille 私制

未  
UnRead  
文艺家

出 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 
发 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  
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字 数 245 千字  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11 印张  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
I S B N 978-7-5596-1026-3  
定 价 55.00 元



关注未读好书



未读 CLUB  
会员服务平台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 
电话: (010) 5243 5752 (010) 6424 3832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  
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果我父亲没杀人，我就不会出生。

“在你出生的两年前……有艘船，名叫‘斯温科博’号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它……船主拉西姆就是个狗娘养的……反正就是往船上装‘货’，至少有40个吧。其中一个病了。你真该看看那家伙是怎么咳嗽的！只剩下半口气了！大家都在猜他多大年纪，七十，兴许是八十……”

如果我父亲没杀人，我也就不会成为杀人凶手。

“我甚至问过他，你这人还能派得上什么用场呢？逃跑，移居到别的地方？就算到了目的地又能怎么样呢？你愿意受尽眼下的折磨再死？唉……然后，拉西姆对我说，赶紧吧，回来的路上再闲聊也不迟。当时我还没买卡车，也没个营生……”

如果我父亲没杀人，我母亲也不会在生我时死去。

“我偶尔会帮忙偷运移民。我逐渐摸清了其中的门道，还赚了点钱……我说好吧，那就这样吧。于是我们上了船，到无边无际的大海上……就快到希俄斯岛的时候，竟然遇上了暴风雨！‘斯温科博’号在劫难逃！我们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就掉进了海里……”

如果我父亲没杀人，我永远也长不到9岁，和他一起坐在这张桌边。

“我看看四周，人们散落在周围的水中，喊呀，叫呀，挣扎呀。这些人是从沙漠地区来的，全是旱鸭子！这一刻，你还能看到他们，下一刻，他们就不见了！像石头一样沉下去了，全部，无一幸免！都淹死了……然后，我看到了拉西姆，他的额头上全是血……他的脑袋肯定是撞到了船上……你真该看看当时的海浪，跟堵墙似的！巨浪打来，活活要把人吞掉！接着拉西姆也不见了……”

如果我父亲没杀人，也不会给我讲这个故事，我也不可能有命听。

“我本打算游泳逃生，但我就想了，要往哪边游呢？今晚算是死定了！我拼命地挣扎……然而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也只能做到不让脑袋沉到水面之下。我一直浮浮沉沉……我说，阿哈德，你的末日到了。你完了，小命算是送到这里了……跟着，我忽然在两波大浪之间看到了一个白色的东西……顶端黑乎乎的……”

如果我父亲没杀人，我就永远也不必知道他杀了人。

“我仔细一看，原来是那个病人……你知道的，就是我刚才和你说过的那个怪老头儿……他紧紧抓着一个救生圈……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游过去的，我游到了他身边……我一把抓住救生圈，从他手里夺了过来……他愣愣地看着我……像这样伸出手……我使劲儿推了他一把……扼住他的喉咙……跟着，一个海浪打来，把他卷走了……”

但是，我父亲真的杀了人，这一切真的发生过……

那天晚上，我父亲慢慢地讲述了这个故事，时不时沉默片刻才会再次开口，而他的话仿佛与我们之间流动的空气融合在了一起。事实上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，父亲的故事才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记忆中。它在我的脑海里安了家，一次又一次地回放。或者说，它留在了我仅存的良知里……现在，我很想知道，如果我父亲没杀人，那我是不是根本就不会有父亲。时光荏苒，越发证明了这一点……

他再也没有说起过那次谋杀。他也不必这么做。你会向同一个人坦白同一项罪恶多少次？

听一次已然足够。已经足以让你缓缓地 from 桌边站起，躺在床上，无法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……

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想：为什么是现在？为什么要在现在讲起那件事？他是讲给我听，还是，只是讲给他自己听？或许对于他9岁大的儿子来说，这是他唯一可以传授的人生经验。或许这是他唯一拥有的重要信息，唯一真正的生活经验，即，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！

我还记得我从他的故事里总结出了一个教训：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起你是如何活下来的……人不应该谈起他们昔日的求生经历。我记得我哭了。人不应该谈起他们曾如何夺走其他人的性命。我只有9岁。我不可能知道的是……你首先得活下来，才能把如何活下来的故事讲给别人听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开始想象父亲一把扼住那个老头儿的喉咙、用力推开他的情形。我觉得那个老头儿肯定和父亲一样也有喉结。我在心里问自己，父亲是否摸到了老头儿的喉结？那个喉结是否在他的手心里留下了印记？当他抚摸我的脸颊之际，我是否也能感觉到它？我记得接下来我睡着了。

后来，我醒了过来，然后去吃他给我准备的早饭，还挨了他一记耳光，并且收到了他的命令。

一片面包。

“昨天我和你说了那件事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不是你死，就是那个人死。”

两片芝士。

“很好。那告诉我，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”

“或许那个救生圈能救下我们两个……”

一记耳光。

“快吃，别那样盯着我看！擦擦你的眼睛！”

“好的，爸爸。”

一个鸡蛋。

“如果我死了，也就不会有你，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，爸爸。”

三颗橄榄。

“很好。永远都不要忘记这一点！现在告诉我，你会怎么做？”

“我会和你一样，爸爸。”

一片黄油。

“我这辈子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你。”

“谢谢你，爸爸。”

他下达命令。

“现在你知道了，这就是适者生存，今天你和我一起去。”

“知道了，爸爸。”

后来我才弄清楚，父亲一直在找人做他的小伙计，这个人一定要对他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看来他宁愿把自己的儿子带人行做他的同谋，也不愿意和陌生人分享利润。

他说我要和他一起，我就照办。那年夏天，我刚一拿到成绩单，就成了蛇头。而那时的我只有9岁。其实，自己成为人口走私贩子，与当人口走私贩子的儿子，并没有多大区别。

现在我很想知道，他是不是因为喝醉了才把那件事向我和盘托出。讲着讲着，他清醒过来，却发现要住口已经来不及了……或许我的父亲只是隐隐有些后悔，但他本性卑劣，不在乎别人的生死，仅此而已。他这个样子，没准是来自他父亲的遗传，而他的父亲又像他父亲的父亲，他父亲的父亲又像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……

那我们不就都是幸存者的孩子了吗？从战争中幸存，从地震中幸存，从饥荒、大屠杀、传染病、侵略、冲突和灾难中幸存……

我们是诈骗犯的孩子，是窃贼的孩子，是杀人犯、骗子、告密者、叛徒的孩子，是那些率先离开沉船、从别人手里抢走救生圈的人的孩子，那些人很清楚如何才能活着。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活下去。

我们现在能活着，难道不该感激家族里曾大声说“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”的祖先吗？或许这种事甚至都与邪恶无关。不过是天性使然……只是在我们看来有些不道德而已。但是，天性中是没有丑陋这种概念的，自然也不知美为何物。

说到底，是两具尸体送我来到了这个世上：一个希望自己活下去，另一个希望别人活下去。前一个希望属于我的父亲，后一个则属于我的母亲，于是就有了我。我有其他选择吗？当然……但谁知道呢？说不定这就是生命的本质，我曾看过有人这样写：

### 生命的本质 101

每一次出生至少等同于两个人的死亡。一个有关自己活下去的希望，另一个有关让别人活下去的希望。两次死亡。

对于新生的人，这两次死亡必须确保他活着，并且觉察不到他甚至是在呼吸。

否则，这个人就会陷入内心的挣扎，并最终活得如同行尸走肉。

是的，我的名字或许是加萨……

而且，我从未想过自杀。

只是，在某个时候……我能感觉自己距离自杀只有一步之遥。



.....

现在我要给自己讲一个故事，并且对它深信不疑。每次我回首往事，都发现它又一次发生了改变。不是过去的范围缩减，就是过去的那些事混合在了一起。

在我这一生中，没什么是一成不变的，没什么对其原本的位置感到满意，或许它们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位置。正因如此，它们才不适合用来放置它们的洞。你一直忙着测量、挖大小正好的洞，却白忙一场！它们只等着你放松警惕，好溜之大吉。要不就是交换位置，把你逼疯。特别是你的过去……

但现在是时候了，是把所有回忆一股脑儿都讲出来的时候了，然后将之尘封起来。因为我已经来到了终点！我再也不会回头看，甚至都不会照镜子，不然我就会在自己的眼中看到如云的往事。我还会把我讲述的往事咬碎吃掉，再用牙签把粘在我牙齿上的碎屑刮掉，用鞋底踩碎。唯有如此，我才能只活在当下，成为一个没有过去的人……不然的话，我的身体一定会想方设法让时间停下！因为我的身体知道一切：知道人会死去，会腐烂，会消失殆尽……是哪个浑蛋告诉它这个的？事实上，就是因为这一点……我的身体才会像只疯狗似的，紧紧咬住生的机会不放，而这也让我一次次地重复同样的错误。一次又一次！旧事幻现，带我回顾这一生的历程，借此争取一些时间，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……但是，很快一切就都结束了。

等我讲完我的故事，我就将保持沉默，自那以后，我只会犯新错误！

新错误是如此陌生，会让时间飞速前进！它们是如此不可知，会把挂钟变成有磁力的指南针！没人听说过这些错误，就更不用说去犯这些错了！这些错误太了不起了，太深奥了，恰如发现了失落的大陆，又如同找到了地外生命！这些错误简直妙极了，仿佛人制造出了能造人的机器，造出的人又制造出了能造机器的机器！这些错误与人创造出上帝这个概念同样惊人！这些错误是那么出乎意料，就像在创造出上帝之后，人类有了第二个最伟大的发明：文字！这些错误就跟降生一样致命！这就是我需要的……此外，我可能还需要一点强效镇痛药——硫酸吗啡。

. . . . .

土耳其是东方和西方之间唯一的差异。我不知道你认为应该怎么得出土耳其这个答案，是用东方减西方？抑或西方减东方？但我敢肯定一点，那就是东西方之间的差就是土耳其。我就生活在土耳其。政客每天在电视上大谈特谈这个国家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。我以前很不解其意，而事实证明，所谓地缘政治，就是一栋破旧的建筑，里面黑漆漆，到了半夜，有着明亮车头灯的巴士就拿这栋建筑当休息站，因为它正好位于巴士的路线上。土耳其是一座旧桥，像博斯普鲁斯大桥<sup>1</sup>那样，一只赤脚在东边，另一只穿着鞋的脚位于西方：各种非法的人从桥上经过。特别是那些移民，我们尽全力确保他们不会卡在我们的咽喉处。我们将他们吞下去，送他们上路。不管他们要去何方。

---

1 又称欧亚大桥，修筑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窄处。

我们的生意是从一堵墙到另一堵墙，从一个边界到另一个边界。

不用说，世界的其他地方肯定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，所以他们才会深陷于绝望，并且从出生之地逃出来，前往他们的死去之所。各式各样的绝望，有的深，有的浅……至于我们，只不过是利用了我们国家的经纬度而已。

我们将从地狱逃出来的人送往天堂。

我既不相信有天堂也不相信有地狱。但那些人相信一切。事实上，他们打从出生起就相信。他们都认为，如果人世间有饥饿与战火肆虐的地狱，就会有美好的天堂。但他们大错特错了。他们都被耍了。这世上的确有地狱，但这并不能证明天堂也存在……然而，我很同情他们，毕竟他们一直都被灌输这样的概念。而且，不止是他们，所有人都一样……一幅令人眼花缭乱、带有金属箔相框的画被兜售给了全人类。在那幅画中，善与恶水火不容，有地狱，也有天堂。然而，压根儿就没有那样的战争，过去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

光明的对立面不是黑暗，黑暗的对立面也不是光明。

真正的冲突只有一个，而且只与生物有关：即生与死的矛盾……在非法走私人口这样的生意中，只要注意一件事：一开始有多少人交到你手上，就要送过去多少活人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人在乎他们中有多少人是从地狱里逃出来的，并盼着能抵达天堂。我们运送的只是一堆堆的肉，只有肉体。至于梦想啦，思想啦，感情啦，都不包含在我们的收费中。他们给够了钱，我们在途中也会加倍小心。事实上，我倒是愿意接受这个任务，确保他们在家（或是在他们打从一出生就陷入的困境中）时怀有的梦想不会在途中破碎。有些好莱坞电影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，它们可以让这些人更加相信天堂的存

在。事实上，我本可以一分钱都不收就承担这份任务，只可惜我还太小，也没那个时间。因为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。

“加萨！”

“什么事，爸爸？”

“去把仓库里的链子拿出来。”

“好的，爸爸。”

“也把锁拿出来。”

“知道了，爸爸。”

“别忘了钥匙！”

“就在口袋里呢，爸爸。”

我撒谎了，我把钥匙弄丢了。但我没想到这事会穿帮。结果我挨了几耳光，屁股上还被踢了一脚。我怎么能知道，父亲有时候不得不用铁链把那些人锁起来？

“加萨！”

“什么事，爸爸？”

“去拿点水，发给他们喝！”

“好的，爸爸。”

“不要像你上次那样，一个人给一瓶！两个人一瓶，明白吗？”

“可是，爸爸，他们说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他们说，‘我还要！’”

我撒谎了。不错，他们老是说“我还要”，因为他们只会这一句土耳其话，但现在麻烦的不是他们需要喝水，而是我的利润眼瞅着

就要缩水。一般情况下，水都是免费提供的，但我把水拿来卖。当然了，这事我瞒着父亲……毕竟我现在都 10 岁了。

“加萨！”

“什么事，爸爸？”

“听到了吗？是不是有人在叫？”

“没听到，爸爸。”

“肯定是我听错了……”

“肯定是这样……”

我又撒谎了。我当然听到有人在尖叫。但自从我发现我的某个器官不止可以用来撒尿，也才过了不到两天。因此，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赶快把这件事做完，那样我就可以回到我的房间，锁上门不出去了。我们开着的这辆卡车的后车厢里有 22 个成年人和 1 个婴儿。我怎么能知道，一个女人发现她怀里的婴孩死了，便尖叫起来，其他人却在恐慌之下用手捂住她的嘴？就算我知道了，又有什么要紧呢？我对此表示怀疑，毕竟我都 11 岁了。

. . . . .

无从得知人口走私是怎么出现的。

我所做的就是从头到尾汗流浹背，并且尽可能按照父亲的吩咐做事。

运输真的是人口走私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。没有运输，其他的都免谈。最关键的是，运输是整个过程中风险最大、最累人的一个环节。到了后面的部分，移民会被关在一个地方，一天工作 18 个小时制作假包，睡在地上，要是他们被别人相中，那就惨了，但

这些和我们所做的比起来，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。我们是人口走私产业中的真正劳动者，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工作！首先，我们一直处在压力之下。交付的人，接手的人，中间人：这些人通通都不好惹。哪怕是出了最微不足道的问题，每个人就都吵着要我们负责。时间永远不够用，一切都可能出问题，一开始总是假装不会遇到麻烦，可到头来麻烦会多上好几倍。倒不是说运输有多复杂，而是这毕竟是非法勾当，大家互相不信任，每走一步都得如履薄冰。

我们每个月都会从伊朗边界收到三次货，来自伊拉克或叙利亚的也不少。他们通常坐的都是半挂卡车。当然了，每次的车都不是同一辆。偶尔这些货会被分开，用卡车、小货车或面包车分别运来。一个叫阿鲁兹的人负责组织货从伊朗边界进入土耳其，并安排货物离开。他好像是什么协调执行顾问管理委员会的主席，负责协助人们在国际间不受限制地出入，收费标准都是固定的，其中一部分钱将付给理事会，作为其部队的自由生活费用和战争支出。不受限制地出入所需的固定费用都是人们的血汗钱。拿肾来抵也可以，不然就给现钱。如果你问阿鲁兹，他会说他是库尔德工人党里负责走私的部长之一。但他只负责走私人口，至于毒品、石油、烟草和枪支，都由其他部长负责。

就该是这样：要根据不同的目标物划分不同的责任，在管理上分得清清楚楚。不然的话，一切就会搅在一起，互相影响。有了土耳其共和国文化观光部这个反面教材——这就跟战争和平部这个名字一样极不协调——就没人愿意重复同样的错误了。文化和观光完全是两个相反的方面，一个需要无条件的支持和保护，另一个的目的则是赚钱，这二者竟然都由一个部门来管理，结果文化退化成了

一支已经变干的赠品钢笔，观光则是同一支钢笔上被蹭掉一半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标志。但谁在乎呢？阿鲁兹肯定不关心！商务专家和暴力专家都是一样的，阿鲁兹处理起“观光”生意来，办法完全不同。首先，他只通过电话来打理他的非法旅行社帝国。我是说，他简直是在糟蹋手机。

不过这也只是我的假设而已，因为他每次打电话，声音都像是一头淹死的河马发出来的，瓮声瓮气，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只好老是说：“我爱死你了，阿鲁兹叔叔！”有时候我心情不好，就喜欢故意惹他生气，我就问：“菲拉特怎么样了？”菲拉特是他的儿子，却不符合他心目中儿子的样子，每次提到菲拉特的名字，他就开始像一头搁浅的鲸鱼那样嘟囔，但一般只是会发出猛犸象一样的动静，而那声音或许是笑声，然后要求我父亲来听电话。他只要一不说话了，我就能推断出他是想找我父亲了。其实，我父亲和他之间是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。他们有时候一打电话就是好几个小时，我估摸这也是责任所在吧。归根到底，他不可能通过电话就从背后刺对方一刀。要是真出了背后捅刀子这种事，那准是一部分“货物”失踪了，或是看起来像是失踪了。我知道，我父亲有时候不会把他接到的全部移民都偷运出去，而是把其中一些送到伊斯坦布尔。

这些人像奴隶一样被卖到纺织厂或是卖淫窝点。然后，我父亲就会语气大改，前一刻还是个无所不能的法官，后一刻就成了全能的被告，向阿鲁兹诉苦，谎称我们遇到了事故，弄丢了一部分“货物”。毕竟钱都是按人头算的，所以阿鲁兹一定会像头犀牛一样吼上至少半个小时，然后含糊糊地说几句狠话，再把电话挂断，因为他知道，他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可靠的运输司机了。

事实上，在有些时候，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，他会在每个移民的右脚脚后跟上文一个数字，还会给他们每个人拍一张照片。要是有人不见了，他就问：“那个人的数字是什么？”他很喜欢拍照片，有一天，他打电话给我父亲说：“把12号找来！”等把12号的袖子卷起来，露出了“去你妈的”几个字，阿鲁兹就像头小象一样哈哈大笑起来。最近，阿鲁兹支持的足球队赢了我父亲喜欢的球队，结果把父亲气坏了。捎来这个消息的是个二十来岁的乌兹别克移民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他也总是笑。他说不定是个疯子。

其实，我觉得他们全都有些疯狂。

这些乌兹别克斯坦人、阿富汗人、土库曼人、马里人、吉尔吉斯人、印尼人、缅甸人、巴基斯坦人、伊朗人、马来西亚人、叙利亚人、亚美尼亚人、阿塞拜疆人、哈萨克人、土耳其人，所有这些人都是疯子……因为只有疯子才能忍受这一切。所谓的“这一切”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，就是指我们，包括阿鲁兹、我父亲、哈尔曼和多铎尔兄弟（他们是船长，负责把移民运到希腊），还有带枪的人，这些人的数量随着犯罪率的变化时增时减，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四肢不健全的人，我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，这些人在一条上万公里长的路上排成一行，一环接一环地把无数的人送进这个世界……特别是哈尔曼和多铎尔兄弟。他们是我这辈子能遇到的最奇怪的人，我真的很喜欢他们。因为和他们在一起，就好像生活是不存在的。

没有了规则，生活就会慢慢地消失在空气中。

时间，道德，我的父亲，恐惧，统统都消失了。他们粗野得很，会把他们遇到的那么一点点文明变成荒漠，还会从黄沙中变出一面镜子，用口红一样的鲜血在镜子上写下道别的信息。他们都会拉着



我的手，很多次都带我来到人性的尽头，让我了解毫无人性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再把我带回来。遗憾的是，在我们上次送货的时候，他们把我忘了，把我丢在了尽头……

不错，我的父亲是个毫无慈悲心的人，阿鲁兹自然像只大猩猩，他的内心世界空得就像塑料地球模型，但哈尔曼和多铎尔兄弟跟他们不一样。他们就像两座铁塔！他们两个加在一起有4米高，250公斤重。别看他们都是大块头，声音却很小。他们说起话来总是轻声细语，我只好踮起脚尖，才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。他们总是给彼此文身，我特别想看看他们文的是什么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才意识到，他们每次文的都是同样几句话：

生而狂野

长而开化

死而自由

他们浑身上下文满了这几句话。腿上，胳膊上，脖子后面，脚上，手上……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问。“全是那些婊子的名字！”哈尔曼会这么说。多铎尔看得出我不信哈尔曼的话，就说：“这是土耳其古语，伙计，奥斯曼帝国！”说完就哈哈大笑。三年之后，我才明白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。一个晚上，四个阿鲁兹的人杀死了多铎尔，刺了他66刀，转天早晨，哈尔曼用他那惯常的细声细语，这么告诉我：

“那个时候，我们跟你差不多大……我们坐船偷跑出来，想去环游世界。反正就是这样……有一天，我们抛下锚，当时我们到了